

葛崇岳 译

童年 我的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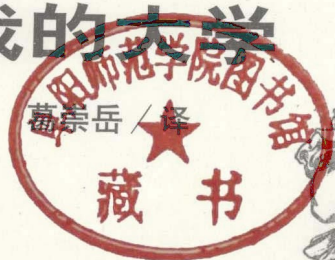
高尔基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童年

我的大学



高尔基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童年 我的大学

[俄]高尔基 著 葛崇岳 译

责任编辑:汪洋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合肥永青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75

字数:340,000

版次: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23-0/I·1415

定价:14.6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情不自禁地仰望俄罗斯文学的星空

——《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总序

刘湛秋

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是：中国新文学的大师们几乎都和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甚至可以说情有独钟。

鲁迅是学日文的，竟然肯化那么多精力去从德文转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还有他和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澄静如秋水的友谊和所译的诗文；巴金是留法的，宁愿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沉思》；周扬从英文去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专著《生活与美学》；更不用说瞿秋白为俄罗斯文学所倾注的心血以及他那无与伦比的译作了。

风格、气质、思想倾向、生活习俗迥异的中国作家、诗人、评论家为什么都情不自禁地仰望俄罗斯文学星空呢？！

真的，你仰望的是一座星空，不是一颗孤独的星，不是一串星宿，甚至不是星群，而真真实实是一座璀璨夺目的星空！

从现代文学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在一、二百年间孕育出了那么多的文豪呢？我们至今仍难找到能和契诃夫媲美的短篇圣手；列·托尔斯泰的宏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永远是文学的高峰、人类的瑰宝；陀思妥耶夫斯基已被全世界公认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屠格涅夫的优美文体和他笔下的爱情仍为今天少男少女读时唏嘘不已；果戈理的作品永

远使文学同行们折服；而从普希金开始的俄罗斯诗歌长河更是浪潮起伏，气象万千。在运用长诗形式描绘社会和刻画人物方面，我敢断定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为诗中之最，普希金称之为“诗体小说”真当之无愧；二十七岁即逝世的莱蒙托夫留下那么多长短诗不说，仅一部中篇小说《当代英雄》就足以使他迈入大师行列，而使其他诗人惊羨不已，难以望其项背；尼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过的好》可算是十九世纪用诗歌描绘农民生活的顶峰；而评论界三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纵横捭阖的文笔与气势至今仍闪现光彩，一代文学思想大师赫尔岑的回忆录是几乎为所有文学行家们所珍藏并随时翻阅的经典……

真的，一提起俄罗斯文学，我们的心犹如一汪春水，我们的航行是那样惬意！

我少年时曾那样醉倒于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和《在人间》，那种画面和人生场景不可能属于另一个人的手笔；还有普里希文的大自然与动植物；蒲宁的忧郁的文体使你想起另一种生活和遥远的冰雪；巴乌斯特夫斯基的别有情韵的小说和他的一部写创作的、散文小说式的论著《金蔷薇》风靡中国文坛。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可算是世界另一奇书，我没看过另一个作家的笔下能出现那样气象万千、宏伟多姿的描绘，恐怕人类再想出现一部如此巨著是很难了。而像爱伦堡那样的奇才也极为罕见，仅他的六卷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中国文坛同类书中也算绝无仅有吧！那么，像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马雅可夫斯基的非同寻常的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西蒙诺夫的风靡一时的抒情短章《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勃洛克和叶赛宁的抒情诗都是随着岁月流逝而光辉不减的杰作。

浩瀚的星空，灿烂的星空！

这奇怪吗？唯独对中国人的眼睛如此吗？仅因为有某种革命

的联系吗？不是的。全世界都承认俄罗斯文学的灿烂，因为她确实太强大了。

俄罗斯文学的无穷的魅力在于她的博大精深，在于她的深厚的生命活力，在于她展现的社会画面，在于她极富现实的精粹的语言。她有英国文学的凝重，却没有英国文学的沉闷；她有法国文学的活力，却更显思辨色彩。当然，我无意于比较各国文学的特点，何况某一国文学也都是多方位的，很难用统一的特征来概括。如果从纯感性的角度凝练成一句话，那就是：俄罗斯文学读来使人舒服，因而也更耐读。在和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谈话时我曾这样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俄国文学一样博大精深。”这是偏爱抑或是偏见吗？

为什么俄罗斯文学形成一座灿烂的星空，其中有什么奥秘呢？

说不清为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地域上的原因。俄罗斯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寒冷的国度。我一向有个偏见，认为寒带比热带更容易产生文学。四季如夏，四季如春只能导致人们向往外部世界的欢乐，而冰雪、火炉则诱惑人们幻想，冷静的思考，精神世界的升华，因此，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一种冰天雪地、自然景观的产物。想想吧，雪地上的三套车，壁炉里的火焰，永远能使人升腾起生命的诗情与艺术的构想。同样，这种氛围也适宜读书，从而帮助形成一个巨大的读书市场，形成良好的文学层土壤。也许，像瑞典、挪威这些寒冷冬天的国度之所以文学繁荣也与此有关吧！

另外，整个俄罗斯文化的雄厚背景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各种艺术互相渗透、融合，更显其光辉。像俄罗斯音乐界的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强力五人集团，乃至肖斯塔珂维奇，拉赫曼尼诺夫，钢琴之王鲁宾斯坦，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芭蕾舞奠基人巴兰钦、乌兰诺娃，画家列宾、苏里柯夫，乃至近代的康定斯基，都是杰出的艺术巨子。油画家阿伊瓦佐夫的海、希什柯夫的森林都已成为艺术

语。这种艺术大师荟萃、群雄并立的现象在俄罗斯和前苏维埃俄罗斯各个年代都显得十分突出。契诃夫的日常生活安排是上午写作，下午和晚上举行艺术沙龙，或者按今天流行说法举行派对（Party），经常文化名人云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种气氛洋溢于整个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之中。

还有个很奇特的现象是：尽管俄罗斯的大社会环境几乎一直是专制的，从沙皇到斯大林时代，但是他们为艺术家所营造的小环境却相对比较宽松，因此艺术家相对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有心灵上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像果戈理的《死魂灵》，谢德林的讽刺小说，尼克拉索夫的诗也基本上有发表的权利，在苏维埃俄罗斯，像小说《第四十一》、《静静的顿河》能不加删改地出版，甚至受到称赞，也确能说明政治对艺术的管制是有限的，艺术独立的规律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尊重。当然，像索尔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未能允许出版，但这本书居然写出来了，而且最终在国外得以出版，索氏本人又安全出国，多少也能说明文网不那么严密吧！可以说，俄罗斯文学的写实和创作自由的传统从没有彻底被撕裂过，而是在曲折地发展着，像俄罗斯的老榉树，越发显得郁郁葱葱。

同时，我更深切的感觉是俄罗斯文学大师们内心的强大和他们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不必用什么“甘于寂寞”这类词眼来形容了，他们终身在艺术征途上跋涉，苦心地创造，坚忍地追求，认定的事就勇敢地去，义无反顾。像托尔斯泰、契诃夫，直到死前也未停止艺术的攀登，像别林斯基咳着血仍笔耕不辍，不在乎贫病交加，对他们来说，艺术和身外的名利相比，艺术总是第一的。这就是俄罗斯作家群中普遍存在的风气。我十分敬重诗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他可算人格强大的代表。他以其诗和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当时的苏联政府告诉他：你可以去领奖，不过出去了就不能再回国。在二者必居其一时，帕氏痛苦地进行了抉择。他决心留在俄罗斯，而放弃领奖。因为对他来说，在俄罗斯土

地面前，诺贝尔文学奖就算不得什么了。他只能选择俄罗斯土地，他宁愿生活上清贫！毫无疑问，这种普遍的文人风骨铸成了俄罗斯文学大厦的顶梁柱。

在仰望这座星空时，我们很容易寻找到这样的星宿；像左琴科，阿赫玛特娃，古米廖夫，巴尔蒙特，乃至法捷耶夫，这些名字的背后中都寓涵着强大的人格力量。想想吧，具有这种风骨的作家、诗人的笔下怎能不出现大气的作品？如果说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恐怕首先要肯定的就是这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织成了俄罗斯文学星空的经纬！

因此，当我着手构想并主编《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时，我确实在星空下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感。一颗颗闪亮的星，像闪光的金子，使我们难以取舍，显然，即使编一百卷的长卷系列，恐怕也难以概括。这确是人类文学的金库。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和安徽新闻出版局领导的魄力，使我们一拍即合。我深知，这也是我晚年所梦寐以求的一大文学工程。

我们只有坚毅地、勇敢地走下去。用一部部书垒成一座金库。

漫步在俄罗斯文学的星空下，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此刻，也许沉默更有力量。当我们一次次在仰望这座星空的沉思中，无论带着快乐、忧伤、喜悦、苦闷，我们将依然是情不自禁！

1995年6月17日写于北京虎坊桥路寓所

总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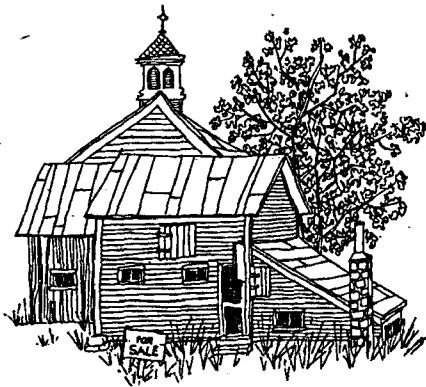
情不自禁地仰望俄罗斯文学的星空

《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总序 刘湛秋 1

童 年 ~~逆平~~ 1

我的大学 269

童年



献给
我的
儿子

母亲难为情。

嘉祥

1 嘉祥

在一间狭小、薄明半暗的房间里，我父亲在靠近窗户的地板上躺着。他穿着一领洁白长衫，显得身材特别颀长。他的两脚赤裸着，脚趾怪样地揷开。一双温存的手，指头弯曲着，安详地搭在胸前。一向活泼愉快的眼睛，紧紧闭阖着，仿佛是两枚乌黑、圆圆的铜币。那张慈祥的脸孔变乌发黑了，牙齿难看地龇着，看上去真有些怕人。

母亲上身半裸着，下身穿一条红裙子。她正双膝跪在父亲身边，用一把小黑梳子在给父亲梳头，把父亲那柔软的长发从前额梳向后脑勺。那把小黑梳是我所喜爱的，我常常用它来锯西瓜皮。母亲嘴里喃喃自语，喋喋不休，声音低沉而沙哑。那双浅灰色的眼睛红肿着，仿佛融化了似的，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两颊滚下。

外婆拉着我的手，她长得胖乎乎的，大大的脑袋，大大的眼睛，鼻子上皮肉松弛，令人发笑。她从上到下，穿着一身黑衣，体态软绵绵的，十分有趣。她也在哭泣，不过有点儿特别，巧妙地好像在给母亲伴唱，浑身哆嗦着，紧紧拉着我，把我直往父亲身边推。我使劲顶住不动，并往她身后躲。我感到有点儿胆怯，有点儿难为情。

我还从来没见过大人哭，并且外婆一再跟我说的话，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

“快去跟爸爸告别，往后你再也见不着他了，他死啦，乖孩子，他不该死，死得不是时候……”

我曾大病一场，刚刚下床走动。在我生病期间，我记得非常清楚，父亲一直照料着我，并且总是乐呵呵的，后来他突然消失了，于

是外婆代替了他，这个古怪的老太婆。

“你是从哪儿走来的？”我问外婆。

她回答：

“从上头来^①的，从下头^②来的，不过，可不是走着来的，是乘船来的！水上可不能走的，小调皮鬼。”

这话多可笑，简直叫人莫名其妙：上头，我家楼上住着几个蓄着大胡子并且染了头发的波斯人；下头，楼下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位黄皮肤的加尔梅克人，一个卖羊皮的老头儿。上下有楼梯，你可以顺着栏杆滑滑梯，如果跌倒了，几个跟头就滚到底。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了。这里面哪儿来的水呢？根本不是那回事，颠三倒四，全是糊弄人。

“为什么说我是调皮鬼？”

“因为，你爱吵吵闹闹。”外婆说，脸上露着笑。

外婆说话时，语气亲切，快活，颇有乐感。自从第一天见面，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她快点带我离开这所房子啊。

而母亲却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她的号啕，都激起我的好奇，使我惊恐不安。我第一次看到她是这个样子。平日她总是神情严厉，少言寡语。母亲一向亮丽，风姿绰约。她体态丰盈，牛高马大的。母亲身体很结实，一双强壮的大手特别有力。可是今天，不知怎么，她似乎全身肿胀起来，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叫人看了很不舒服。往日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盘在头上，好像一顶油光锃亮的大帽儿。现在却任其披散在赤裸的肩头，滑落到脸上。她把一半头发编成了一条辫子，不停地摇来摆去，触着了父亲那张沉睡的脸庞。我已经在房间里站了很久，可她却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她一直在给父

① 上头，指伏尔加河上游。

② 下头，为意译，音译是尼日尼依。——译者注

亲梳头，一边在不停地号哭，有时哽咽着，热泪潸潸。

几个穿黑衣服的庄稼汉和一名巡警在门口朝屋里看了看，那巡警气呼呼地喊道：

“赶快抬走！”

窗户上挂着一条深色的披巾，作为窗帘。披巾被风吹得鼓涨起来，好似一张船帆。有一次，父亲带我乘坐一条带帆的小船游玩，小船摇摇晃晃。忽然，平地一声炸雷，父亲笑了，他用两膝紧紧地夹着我，喊道：

“不要紧，别怕，鲁克！”

这当儿，母亲忽然吃力地从地板上站立起来，但立刻又坐下了，仰面朝天地躺下，把头发铺散在地板上。她双目紧闭，惨白的脸色变得铁青，满嘴牙齿齜着，像父亲那样，并用可怕的声音说：

“快把门关上……把阿列克赛抱走！”

外婆连忙把我推开，奔向门口，嚷道：

“乡亲们，不要害怕，不要乱动，请看在基督的份上，快走开！这不是霍乱，是女人临产，行行好吧，老爷们！”

我躲到柜子后面黑暗的角落里，从这里看得见，母亲的身子不停地在地板上扭曲着，嘴里哼哼呀呀，咬得牙齿吱吱响。而外婆呢，围着她爬来爬去，并不停地用好言好语安慰着她，那语调亲切动听，叫人快活：

“为了圣父圣子！忍着点吧，瓦留莎……圣母保佑啊！……”

我心里很害怕。她们在地板上忙来忙去，就靠近父亲身边，有时触着了父亲的身体，又是呻吟，又是喊叫。可父亲呢？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说不准他在暗暗发笑。就这样她们折腾了好久——房间里一片纷乱。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身来，但很快又倒了下去。外婆活像一只又软又黑的大皮球，一会儿滚出门外，一会儿又滚进来。后来，黑暗中忽然传来婴儿的啼哭。

“感谢上帝！”外婆说，“是个男孩！”

于是，外婆点燃了蜡烛。

这时我，可能在屋角里睡着了，以后的事我什么也记不得了。

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二个印象是，在一个阴雨天，在公墓的荒凉的一角，我站在滑溜溜的粘土小丘上，望着墓穴。这时，父亲的棺材已经放到墓穴里，墓穴底积了不少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爬到赭黄色的棺盖上。

在父亲的墓前，除了我，外婆，还有浑身被水淋湿的巡警和两个庄稼汉。这两个乡下人手里拿着铁锹，满脸怒容。暖融融的绵绵细雨，一如碎小的珍珠洒落在大伙身上。

“开始封土吧，”巡警说着，走到一旁。

外婆开始哭起来，她用头巾的下角捂着脸。那两个乡下人，躬着身子，急急忙忙开始向墓穴里铲土。墓穴里的积水给土块打得啪啪作响。爬到棺盖上的几只青蛙急忙跳下来，刚要往穴壁上爬，很快被土块打落到墓穴底部去。

“离远点儿，阿列克赛”，外婆抓住我的肩膀，对我说。我挣脱了她的手，不愿离开。

“你这么不听话，啊！上帝。”外婆抱怨着，不知是冲着我，还是对上帝。她久久地站在那儿，低垂着头，沉默不语。等墓穴都已经填平了，她依然站在那里。

那两个庄稼汉用铁锹重重地拍打着坟头上的泥土。忽然起风了，细雨旋即被风掠去。外婆抓起我一只手，领我走向一座远处的教堂，那里埋着许许多多深色的十字架。

“你怎么一声不哭啊？”外婆领我走出公墓围墙时，问我。“你应该哭的啊！”

“哭不出来啊。”我说道。

“哼，哭不出来，这可不好。”外婆轻声说。

这事说起来也真蹊跷，平时我极少哭，有时即使哭了，也仅仅是因为受了委屈，而不是为了痛苦。只要一见到我哭鼻子流眼泪，

父亲总要嘲笑一番，而母亲呢？却要大嚷大叫：

“不许哭！”

后来，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行驶在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上，街道两旁净是暗红色的房屋。这当儿我问外婆道：

“那些青蛙能不能爬出来？”

“不能，已经爬不出来了。”外婆回答。“愿上帝保佑它们！”

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不像外婆这样言必称上帝，仿佛上帝是她的亲爹。

过了几天，我和外婆，还有母亲，搭乘一艘轮船，我们坐在狭小的船舱里。这时，我那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他躺在舱角一张桌子上，身上裹着白布，外面系着红带子。

我趴在包袱和箱子上，从窗户里向外瞭望。这小窗圆圆的、鼓鼓的，活像马的眼睛。在湿漉漉窗玻璃外面，浑浊的河水，泛着泡沫，永无休止地哗哗流淌着。时而河水掀起浪花，扑打着窗户玻璃。这时，我不由自主地跳到地板上。

“别怕！”外婆对我说，她用柔软的双手轻轻把我抱起，重新放回包袱上。

这时，河面上笼罩起灰濛濛的潮湿的雾气。远方时而出现深色的土地，但很快又消失在雾气和水波里了。四周的一切都在颤动，惟有母亲把双手放在脑后，上身倚着舱壁，坚定地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她的脸色暗淡，呈铁青色，神情木然，两只眼睛紧紧闭着。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她一直保持沉默，一声不吭。她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甚至她身上的衣服我也感到陌生。

外婆不止一次轻声劝她：

“瓦丽雅，你还是吃点东西吧，多少吃点呀，好吗？”

她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外婆跟我说话时声音很低，像是耳语，可是同母亲说话声音高。

得多，但总是陪着小心，胆怯怯的，而且话语很少。我似乎觉得，她是怕母亲。意识到这一点，我便同外婆特别亲近了。

“萨拉托夫”，冷不丁母亲突然大声嚷道，而且语带愤怒。“水手在哪儿？”

瞧，她连说话也挺古怪，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萨拉托夫，水手。

走进来一个宽肩阔背、花白头发的男人，他穿着一身蓝色衣服，手里拿了一只小木匣子。外婆伸手接过小木匣，然后把弟弟的尸体装进去。放好之后，外婆伸开双臂托住木匣子，小心翼翼地朝舱门口走去。可是外婆身体太胖了，她只能侧着身子才得以通过狭窄的舱门。她在舱门前犹犹豫豫，踟蹰不前，那样子令人十分可笑。

“哎呀，妈妈！”母亲叫了一声，从外婆手里夺过小棺材，不一会儿，她们俩都不见了，我只好独个儿留在船舱里，仔细端详着面前这位穿着蓝衣服的乡下人。

“怎么，小弟弟死啦？”他朝我倾着身子，问我。

“你是谁？”

“水手。”

“那——萨拉托夫是谁呢？”

“是座城市。你朝窗外瞧瞧，就是这座城市！”

窗外，大地在移动。地面上烟雾缭绕，有几处悬崖峭壁，黑魆魆的，看上去活像一块偌大的面包，刚刚切成一块一块的面包。

“我外婆去哪儿啦？”

“去安葬外孙了。”

“是埋在地里吗？”

“那当然，埋在地下。”

我告诉这位水手，在安葬我父亲的时候，有几只活蹦乱跳的青蛙，给埋在墓穴里了。这时，他双手抱起我，把我紧紧搂在自己胸前，并亲了亲我。